

中国杯两战输得难堪,末战输球又输人,连卡纳瓦罗也可能撂挑子

# 中国男足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又一次,中国队在中国杯上以两连败垫底,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比结果更糟糕的是过程:首战0比1不敌泰国队时险些被对手再进两三个,而次战以0比1的相同比分输给乌兹别克斯坦队时,中国队全场只有两次射门也没有打正的射门……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比输球更糟糕的是还输了人。对乌之战第35分钟,韦世豪在不可能抢到球的情况下从对手身后祭出一脚飞铲,直接踢到了舒库罗夫的支撑腿,导致脚踝处发生骨折,并随即被换下场。乌队主帅库珀赛后透露,舒库罗夫将至少因伤缺席两个月。这个恶劣的犯规动作逃过了主裁判的法眼,韦世豪仅领受了一张黄牌,而此时这位广州恒大球员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在赛后第一时间接受现场采访时,韦世豪对自己的这次犯规很不以为然:“采取一种战术犯规,想让比赛节奏变得慢一点……足球比赛免不了有一些伤病和激烈的碰撞,我觉得挺正常的,不是故意踢的他。”不知道是哪位教练教会了韦世豪“战术犯规不是故意的”这条逻辑。不过此后在国足管理团队的要求下,这位性格另类的球员被特地带到了混合采访区,公开发表了道歉,随后他赴酒店向舒库罗夫当面致歉。但无疑,韦世豪在比赛中的行为是非常恶劣的。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比输球输人更糟糕的是刚刚上任、仅执教了这两场中国杯比赛的卡纳瓦罗有可能撂挑子了。在中国足协此前正式发布的通知中,这支大家都知道其实是国家队的球队被称之为“中国男足国家队集训队”,而卡纳瓦罗的主教练身份并没有被加上“代理”这两个字。而如今,这位现任广州恒大队主帅却在赛后当着全中国媒体表示,“关于我将来是不是国家队主帅,我觉得这个事情完全不用着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和足协、俱乐部进行沟通,担任中国国家队主帅的职务将会面对非常困难的,虽然我喜欢接受挑战,但这件事情必须静下心来好好考虑一下。”

虽然中国杯的现场球迷们直到最终都没有喊出一声“下课”,但万万没想到,主角却自己站出来“根本没想好是不是要当中国队主帅”,“带国家队参加中国杯的这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足球和亚洲足球的现状,我和队员们之间也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如果中国足协最终向我发出邀请,我将会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选项,但这绝不可能是短时间就能作出的决定。”

卡纳瓦罗可以不着急,但中国足球已火烧眉毛。2022年卡塔尔多哈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四十强赛将于今年9月开打,而在两场中国杯惨败之后,中国队成为四十强赛种子队的希望岌岌可危。原本里皮已通过亚洲杯将国足带到了亚洲第一,但如今已被身后的伊拉克队追赶,一旦6月最后两个国际比赛日失守,沦为第二档的中国队就有可能在四十强赛就遭遇日本、韩国、伊朗这些劲敌。可悲的是,现在的中国队既未确定主教练,也没有落实6月的比赛计划。这或许才是最糟糕的局面。(本报南宁3月25日专电)



输球输人的韦世豪(左)和赛后撂挑子的卡纳瓦罗(右)是本场比赛的主角。  
视觉中国

## 中国杯的尴尬该如何破解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寒风中的邕城骤然降温,中国杯不知不觉已走过第三个年头。尽管赛事主办方曾希望将中国杯办成具备世界影响力的一流赛事,但现实情况要比他们设想的困难得多。主办方的扩军意愿因为国际足联对国家或协会代表队出赛越来越严格的规定而遭遇巨大困难。值得一提的是,类似困难并非新生的中国杯独有,历史悠久的日本“麒麟杯”、泰国“泰王杯”和印度“尼赫鲁金杯赛”都处于时办时停的状态,小型足球杯赛正面临逐步退出主流市场的尴尬。

### 小型杯赛难逃边缘化命运

从3月21日到26日的六天时间里,国际足联共安排了两个国际足球比赛日,本届中国杯赛的进行正是依托于此。本次比赛赛前曾传出扩军的消息,而据赛事主办方万达体育透露,他们原本确实想过逐步实现扩军,将参赛球队增加至六支甚至八支,

让各队的比赛场次从两场增加到三场,但如今国际足联的现状留给他们的操作空间非常狭小。

国际足联每年限定了国际比赛日的数量及分布。作为国际A级赛事的友谊赛必须按规定举办,比如在这六天里限定了两个国际比赛日,协会若安排三场比赛,有一场就不能算为国际A级赛;一旦如此,球员就失去了国际比赛参赛保护,所在俱乐部有权将其召回。也因此,万达体育的扩军设想其实没有得到国际足联的法理保护。

此外,各大洲足球联合会(尤其是欧足联)正在对麾下会员协会代表队的比赛资源进行整合,这也给中国杯邀请高水平球队制造了很大的困难。本届中国杯曾向一家高排位欧足联协会发出了参赛邀请,但由于欧洲国家联赛(欧足联将各协会代表队热身赛整合出的新比赛)和欧洲杯预选赛的开打而不得不作罢。“这个赛季是欧足联第一次推出欧洲国家联赛,所以欧足联协会在这方面的考虑非常谨慎。”万达体育中国区总裁杨东为透露,“在邀请欧洲球队时,我们反复和国际

足联副秘书长博班沟通,希望能找到一些空间,但真的是非常难。”

事实上,类似中国杯的小型杯赛几乎悉数被排斥出主流之外。创办于1978年的日本麒麟杯就处于濒死状态:自1993年起,这项小型杯赛由三支协会代表队进行单循环作战,于每年五六月间举办,持续举行九届;经过2002年、2003年停摆后,2004年重启后又举办了七届,但无论是东道主日本队还是请来的欧美球队,参赛阵容越来越差,比赛质量也普遍偏低。而经历了2011年三战全败打成0比0的奇葩一赛后,麒麟杯直到2016年才复活了一次,并改为类似中国杯的四队赛制,随后又再次消失。而麒麟杯还年长10岁的泰王杯早已边缘化,本世纪以来曾于2008年、2011年和2014年停办,赛事水平也因为参赛队滥竽充数而大幅下降。今年的泰王杯曾邀请中国队参赛,但中国足协最终婉拒了邀请。曾因中国队在杯赛中击败阿根廷队而闻名的印度尼赫鲁金杯赛更是一言难尽,本世纪只举行了区区五届,完全失去了影响力。

### 赛事定位不得不随国足摇摆

友谊赛性质的小型杯赛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为盛行,而亚洲成为一片热土。究其原因,不外乎亚洲足球水平较低,经济状况却蒸蒸日上,希望通过出线邀请欧美球队参赛,以提高东道主球队的水平。随着日本足球逐渐腾飞,类似赛事的作用已不明显,麒麟杯的陨落也就不难理解;而泰王杯、尼赫鲁金杯赛、鱼尾狮杯(新加坡)等诸多东南亚赛事的湮灭,则与东道主与欧美队伍实力相差过大有关。

目前的中国杯正处于后一种状况之中。三年来,国足在全部六场中国杯比赛的常规比赛时间里仅获一平五负,进2球却失了15球,除了赛事首年在点球决赛中战胜克罗地亚二队获得第三,近两届都毫无悬念地垫底。上届面对威尔士和捷克两支欧洲强队连丢十球,里皮遭遇了执教中国队后最严重的信任危机;而今年面对主办方精心安排的泰国队,中国队险些输

出大比分,二战再完败给老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国足在中国杯的糟糕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外界对于这项赛事的负面看法。

中国杯未来该请怎样的球队参赛,究竟是以邀请强队、提升赛事影响力为主要目标,还是请一些实力接近的球队来陪中国队练兵,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据杨东为透露,中国杯接下来会将非洲球队和如日本、韩国等亚洲一流球队都列入邀请候选名单。但这样的目标仍很飘忽,并未明确赛事风格。当然,在中国男足目前存在许多变量的情况下,中国杯确实也很难做出有效定位,这项杯赛的兴衰存亡与中国男足存在太直接的关联。

而在国足状态和口碑皆低迷、受邀球队又缺乏市场号召力的情况下,中国杯的球市同样不容乐观。本次比赛期间,尽管南宁当地相关部门进行了大力宣传,但几场比赛的上座情况不尽如人意。万达体育方面表示,选择将中国杯放在南宁举行,有培育当地足球市场的意图在其中。培育市场当然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如今看,时间切入点也确实不理想。在完成了与广西南宁的第一个三年合同之后,曾被主办方寄予厚望的中国杯正站在十字路口,未来往左还是往右,将极大地考验主办方的智慧。

(本报南宁3月25日专电)

世锦赛四大项目我选手表现均不乏亮点

## 先抑后扬,中国花滑迎来成长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金博洋以一枚世锦赛男子单人滑铜牌为赛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当他从短暂的假期归来后,一切仿佛变了模样。先是受脚伤困扰多次退赛,随后在平昌冬奥会与领奖台擦肩而过;去年的米兰世锦赛上,滑出进入成年组以来的最差成绩;而在本赛季前半阶段,金博洋一路从芬兰摔到了法国,直至如今在埼玉找回自我。

金博洋在本届花滑世锦赛的表现就如同自己这个赛季的缩影:短节目出场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跳就踉跄摔倒,影响了一整套动作的发挥,带着比预期低了至少10分的成绩进入自由滑后,他却交出了178.45分的赛季最佳表现——最终金博洋在这场整体竞技水平甚至超过去年冬奥会的顶级对决中位列第五,为中国男单在往来的世锦赛上争取到了一个额外的名额。

先抑后扬,过去一年,整个中国花样滑冰都从这样的历程中走过。“每一位选手都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每个人都在赛场上完成了自己最好的两套节目。遇到的困难越多,就越能积累经验,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到来之前,遇到困难绝对不是坏事。”作为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主席,申雪与整支队伍共同经历着这一路起起伏伏,一度跌入谷底的中国花

滑也在本届花样滑冰世锦赛迎来了蜕变与成长——经历了冬奥会失金的遗憾以及此后一系列伤病,隋文静/韩聪逆转夺冠,重回第一集团的同时,也为中国队在双人滑项目上争取到了总共三个世锦赛名额;在平昌甚至未能进入自由滑对决的另一对组合彭程/金杨,以生涯最佳的第四名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花滑在双人滑项目上的人才厚度;在李子君退役后一度出现人才断档的女子单人滑也看到了新希望,在青年组与成年组赛事间奔波了一个赛季的陈虹伊,以第19名的成绩完成了运动生涯的首次世锦赛之旅;而在欧美选手统治的冰舞赛场,王诗玥/柳鑫宇成为唯一跻身自由滑对决的亚洲组合,第15位的排名也比去年更进一步。

完成新赛季的第一次世锦赛,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意味着踏上了一段充满无限可能却又布满荆棘的全新旅程。体验“重回世界顶点的奇妙感觉”后,隋文静/韩聪将面临潜在的伤病困扰,以及俄罗斯不断涌现的单人滑组合前赴后继地轮番挑战。本届世锦赛,三对俄罗斯双人滑组合悉数跻身自由滑,其中两对分列二、三位。在中国花滑队主教练赵宏博看来,作为传统优势项目的双人滑要在三年后的冬奥赛场上展现优势,必须借助集团作战的力量。这意味着,除了届时可能仍在巅峰的隋文静/韩

聪,彭程/金杨的发挥亦至关重要。尽管仅有21岁,但这已是彭程的第六次世锦赛之旅,对于中国花滑而言,她与搭档日渐成熟的意义不言而喻。

相较之下,金博洋所面临的挑战要严峻得多。当初,他的横空出世源于在自由滑中对四周跳的大胆运用,但这一被认为极易损伤运动员身体的动作,也为金博洋此后遭遇的一系列伤病埋下伏笔,而在国际滑联颁布新规削减四周跳基础分值后,金博洋已站在了运动生涯的十字路口——新规之下,选手的动作执行分可以进行5分以内的加减,这意味着此前连续两届世锦赛季军金博洋已不可能仅仅凭借四周跳的难度分冲击世界大赛奖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具备高难度动作能力的年轻选手即将涌向成年组赛事,就连在本届赛事上演巅峰对决的美籍华裔名将陈巍与日本传奇羽生结弦都会受到不小冲击。对于这一趋势,曾一度因拒绝国家队外训安排而被卷入舆论风波的金博洋有着清醒的应对:“未来我不会过多追求更高的动作难度,而是去完善每个动作的细节,争取更多的加分。”在金博洋看来,比起技术上的调整,心态或许才是更重要的因素,“之所以能在自由滑表现得好,只因为我在赛前就下定决心,要对自己狠一点,不怕摔。希望今后三年的每一场比赛,我都能像这个夜晚一样。”

在陈巍战胜羽生结弦成功卫冕世锦赛后,日本选手对男子单人滑的统治格局正在逐渐瓦解。而在女子单人滑领域,俄罗斯选手的地位仍然难以撼动,扎吉托娃与梅德韦杰娃斩获金牌、铜牌,前者由此成为继金妍儿后又一位实现冬奥会、世锦赛以及大奖赛总决赛大满贯的女子单人滑选手。无论是与这两位俄罗斯名将,或是苦苦追赶双妹的日本新星纪平梨花相比,陈虹伊都有着短期内不可逾越的差距。除了自身成长,她的蜕变还需要一定外力的助推。据申雪透露,其实在本届世锦赛前,中国花滑队就在为这位年轻小将物色合适的外教人选,“需要根据运动员的特点来找,只要她本人满意,就会去为她联系。”

结束本届世锦赛的征程后,中国花样滑冰队将迎来一段久违而短暂的调整时间,只不过方式与以往有些不同。“以前大家都一起放假,这一次会根据队员们不同的外训时间,针对性地安排不同的假期。”为了更好地备战三年后的冬奥会,申雪以及整个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也都在不断成长,“这一年,协会磨合出了很多经验,也做了很多努力,今后还会针对每一名运动员安排参赛计划,服装和编排。今年是尝试的一年,对我们来说,就是保留那些好的,努力改变那些不好的。”

(本报埼玉3月25日专电)

记者手记

## 闯入西方世界的亚洲人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不见惊险刺激的跳跃,多了眼花缭乱托举与步伐,如果说双人滑是冰上体操,那冰舞则更像是冰雪世界里的芭蕾。当双人滑与单人滑早已成为亚洲选手竞相绽放的舞台,冰舞却依然在骨子刻着西方文化的灵魂。埼玉花样滑冰世锦赛的冰舞自由舞赛场,选手几乎悉数来自欧美,王诗玥/柳鑫宇成了唯一来自亚洲的那个例外。

过去一整个赛季,除了外出参加比赛,这对中国冰舞组合几乎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度过。不仅因为那里四季皆有适宜的训练条件,更因为只有那些来自西方的教练才能带着他们在这片舞台上越走越远。“这是我们第一次和外教接触。”在柳鑫宇看来,双方在前半赛季至多只能算得上是磨合与适应,“直到不久前的四大洲锦标赛,我们才真正开始理解教练的指导。”而那时距离世锦赛开幕只剩下短短三周。柳鑫宇口中的教导不止于技术,也包括情感的表达。

在加拿大的这一年里,教练组为王诗玥与柳鑫宇在练习中穿插了大量的陆地训练,内容则由其表演中的舞蹈风格决定。“比如这一次自由滑的节目里,就融汇了大量现代舞与布鲁

斯风格。”或许是担心别人误会,冰舞只是在冰面上演绎这些舞蹈,柳鑫宇又赶忙补充了一句,“但比赛中在冰上的舞蹈和陆地训练的舞蹈其实是不一样的,冰面上的动作更多考验的是滑行技术,而这些舞蹈课教会我们的则是如何表达。”

在冰舞世界里,主流的表达方式都带着浓厚的欧美风格,在本届世锦赛冰舞赛场上,不同文化背景的选手们在表演中融入了种类繁多的舞蹈风格,中国几乎没有一种来自亚洲。这是中国组合无法回避的适应过程,而他们的想法不仅仅局限于更好地演绎这些西式风格。在亚洲选手主导的体操项目中,时常有参赛者带来中国风的演绎,而在冰舞世界里,却很少有亚洲组合敢在世界舞台如此尝试。“其实两年前,我们就演绎过《卧虎藏龙》里的故事,那次表演让国人看得激动,但我们也知道,以自己目前的能力还不足以向西方观众和裁判表达这样的内容。”

这一天究竟何时到来?最终位列世锦赛第15位的王诗玥/柳鑫宇,给出了一个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答案——“世界前十”。在他们看来,“到了那个时候,就会更有信心去表达好那些中国风的作品。”

(本报埼玉3月25日专电)